

论童话的真与假

——童话创作中的幻想研究

陈峭燕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 童话具有幻想性, 这种幻想产生于现实生活基础之上, 反映现实生活的人生百态, 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是童话用以反映生活的特殊艺术手段。童话创作中需要以“真”的生活为基础和前提, 用“假”的幻想进行艺术构思, 来塑造各种童话形象、丰富情节结构、表现理想精神, 以达到虚实相生、亦真亦幻的童话效果。也就是说, 童话以幻想的外壳展现真实的世界。没有创造性的幻想, 就没有童话的创作。

关键词: 儿童文学; 童话创作; 童年精神; 幻想; 现实; 真与假; 创造性

中图分类号: I10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16)05-0015-06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6.05.004

On the Truth and Fault in Fairy Tales

—On the Fantasy in the Creation of Fairy Tales

CHEN Qiaoyan

(Guangdong Teachers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Arts,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510640)

Abstract: As a specific art to present life, fairy tale contains imagination which is based on real life and is higher than life, and it mirrors the various aspects of life. In creation, fairy tales are originated from real life, which is artistically designed with the fantasies to forge various images, enrich plots, and express ideals to achieve real and magic effects. That is, fairy tales present the real world in fantasies. There is no fairy tales without creative fantasies.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creation of fairy tales; spirit of childhood; fantasy; reality; true and false; creation

童话是具有浓厚幻想色彩的虚构故事。在奇妙的童话世界里, 世间万物都充满生命力, 到处都充满神秘的色彩。既有巨人, 也有拇指姑娘; 只要穿上神秘的鞋套就能自由进入任何想要到的地方; 挥一挥扫帚就能一飞冲天; 握着神笔想画什么就能变什么……这股超越现实, 驾驭自然的力量让我们感受到童话的独特魅力——幻想。

幻想虽是一种古老的艺术手法, 但又具有变化性, 往往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色彩。广义地说, 文学创作大多需要借助幻想, 但幻想于童话而言却是核心和灵魂,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可以说

没有幻想的存在就没有童话。儿童的理性思维偏弱, 现实感较缺乏, 而童话的幻想往往打破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局限和束缚, 带人超越日常状态, 放飞心灵, 在理想世界中畅游, 这也正好顺应了儿童的心理特点和思维特性。既然幻想是童话最基本的特征, 童话故事又是如此奇妙, 导致人们认为童话故事很假, 远离我们的现实生活, 甚至在德语中“欺骗”和“谎言”的同义词居然是“童话”。可以说, 如此的理解放大了童话“假”的一面, 而忽略了童话“真”的一面, 忽视了童话的真实性。心理学研究资料显示, 人类在童年时感性思维特别是想象的比例和成份远远

收稿日期: 2016-07-26

基金项目: 2015年度广东省教育研究院教育研究重点课题(GDJY-2015-F-a007)。

作者简介: 陈峭燕(1971—), 女, 广东兴宁人, 硕士, 讲师, 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大于成年时理性思维的成份,而这种天赋和能力随着人的知识的积累和认知能力的增强会慢慢萎缩和退化。幻想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人类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人类的幻想也就无法完全脱离现实,而会以现实为依托,童话作者便在幻想中折射现实、反映现实。作者借助虚构的童话故事,巧妙地表达自己对真实生活的理解及体验。洪汛涛先生提出了童话创作的公式:真→假→真。童话从“真”的生活出发,通过“假”的幻想处理,来反映“真”的生活,透过幻想的文本呈现出虚实相生、真假难辨的人生百态。

一、本“真”是童话幻想的基础和前提

幻想以社会或者个人的理想和愿望为依据,与真实的现实生活关系密切。童话的发展先后经历了民间童话(传统童话)、创作童话(现代童话)两个阶段。从民间童话开始,童话幻想的现实性就已真实存在。美国研究者凯瑟琳·奥兰斯汀曾论述了“童话也是历史文献”的观点,她认为童话记载的不只是广泛人类经验的基本要素,而且是每个时代特殊事物的详情,也表达出了人类集体想法的真理,即使这些真理并非永恒而会不断改变。童话部分的魔力就在于不只能隐约了解当代,且能记录历史。^[1]严格说起来民间童话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因为它并非专为儿童创作,其叙事对象是普通民众,讲述的是普通民众感兴趣的话题,民间童话的幻想就带上了较强的现实烙印,甚至有着较明显的训诫意味,有些则是教化功能明显的作品,皆是源于现实的需要,如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鲜明的道德主题。贝洛童话和格林童话为凯瑟琳·奥兰斯汀“童话也是历史文献”这一观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在贝洛和格林兄弟进行民间童话的搜集整理工作时,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了民间童话在口头流传中的现实与民间的元素。这一时期的童话也没有最终定型,而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被注入新的现实性元素,导致我们今天能看到几个不同版本的《小红帽》《白雪公主》等。可以说,古老童话在千百年的口耳相授中,每一个故事的讲述者都是它的再创造者,古老童话不断地得到新的现实内容充实而越来越丰富起来。

天才童话大师安徒生完成了传统童话向现代

童话的过渡。他认为最奇妙的童话都是从真实的生活产生出来,千姿百态的现实生活是童话创作的源泉。安徒生的经典童话《丑小鸭》给我们讲述的是一只丑小鸭变为美丽白天鹅的奇特成长过程,但谁又能否认它不是安徒生个人成长的心路历程呢?在安徒生后期的童话创作中,幻想的水平线逐渐下降,其注重重心逐渐往现实方向位移,越来越多地在童话中引入现实内容。在他的童话世界中,幻想和现实高度融通,往往将童话主人公置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又由于作者运用幻想把童话主人公放在非常态中生活,童话本身也没有失去奇幻色彩。《接骨木树妈妈》,以幻想的方式真实地反映着人世间真切的老而弥坚的爱情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揭示了社会的贫富悬殊的问题。如安徒生自己所言,他的童话不但是给儿童看的,也是给成人看的,儿童欣赏的是童话故事本身,而成人则品出幻想故事蕴含的现实深意。《皇帝的新装》历经百年而始终鲜活生动经典,最重要的原因是童话透过离奇荒诞的故事将批评的矛头直指人性的弱点。安徒生童话中,对社会真实现状、人类真实情感的描写比比皆是,充分反映了他那为社会而写童话的思想。安徒生通过幻想与现实交织的艺术手法,既能让读者感受到奇妙故事的魅力,又能从中感受到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深入思考。

叶圣陶先生开创了中国的现实主义童话。他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稻草人》可谓直面人生,首开把现实生活引入童话创作领域之先河,通过稻草人在田野里的所见所闻抒写了旧时代现实人生的苦难与不平。稻草人的物性与人性分别用写实手法和幻想手法加以表现,使童话幻想丰富奇特但又与现实交融。张天翼是叶圣陶开创的中国现实主义童话的杰出继承者,他的童话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大林和小林》故事情节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故事形象充满了现实气息和幻想色彩,甚至于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强烈的革命、阶级的内容和倾向。张天翼的《秃秃大王》《金鸭帝国》等童话都通过童话幻境,表现出旧中国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态,以看似远离现实的童话幻想方式介入现实从而反映现实,通过幻想的童话故事描绘真实的世界。杨佃青在研究张天翼童话后概括了一个“张天翼模式”,即“运用张天翼所独有的那种讽刺和幽默的艺术手

法,从儿童的视角组建充满游戏精神的情节结构,来展示现实社会的广阔而真实的图景,表现进步人生的教育主题。”^[2]

其实,就幻想的本质而言,它是客观事物在人意识中的反映。童话的幻想无论如何怪异荒诞,它始终是作者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假定出来的,可以说没有生活就没有童话,虚构不等同于脱离现实。“童话具有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功能,因为它‘如此可怕地接近现实’,因此它帮助人们认识到‘另外一种真实’”。^[3]文学真实来源于社会真实,社会的真实映像经过作家的提炼、加工、创造会更具有代表性、典型性,也更有震撼力。童话作家用心观察用心感受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然后运用幻想这种思维方式,虚构出一个又一个的奇妙故事。他们的幻想必定要以现实生活为依托,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童话作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透过“假”的幻想文本,捕捉现实的“真”,以“假”的幻想形式表达出来。

二、似“假”的幻想是童话创作之魂

童话之所以成为千百年来老少咸宜的文学样式,与幻想的魅力息息相关。幻想在童话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没有幻想就没有童话。在童话中,幻想的国度无边无际,它不受“自然力”的限制,人们能自由自在地翱翔,大胆地去设想并创造自己心目中的美好世界。“幻想通过让人与社会现实产生距离,通过平凡和神奇的结合,让人获得一种新的感知和审美体验。”^[4]幻想越奇特越富于创造力,其童话作品就会越具有独创性。

(一) 玄思奇想,塑造出精彩的童话形象

幻想是童话创作的艺术手法之一,作家需要借助幻想去虚构、刻画形象。童话幻想的虚幻本质,使童话可以不用严格遵守现实逻辑,突破物性,用天马行空的幻想,托起儿童具有想象力的翅膀。走进童话世界,我们仿佛掉进了“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漩涡中,碰到许多奇珍异宝,遇到各种荒诞怪异的事,感受这个奇幻疯狂的世界给我们带来的乐趣。童话作家凭借着天马行空的幻想塑造出一个个精彩的童话形象,其中数量最多的莫过于拟人体童话形象:会开飞机坦克的老鼠舒克和贝塔、在森林里成长起来的

小鹿斑比、仗义相助的蜘蛛夏洛、会唱意大利歌剧的蟋蟀、跟小王子恋爱的玫瑰花等等。作家运用拟人手法,把童话中的鸟兽虫鱼和各种事物,幻想成人类那样有思想有感情,与人类直接沟通。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思维与人类原始思维具有同构对应关系,认为儿童具有自我中心思维、任意结合逻辑和泛灵观念。童话的幻想需通过夸张、拟人等艺术手法表现出来。拟人手法契合了儿童的“泛灵观念”,使拟人体童话形象被小读者乐于接受。夸张手法又符合儿童的非逻辑思维。而最能充分满足儿童喜欢幻想、追求新鲜、变化、刺激的审美心理和阅读趣味的,莫过于那各式各样的超人体童话形象了,他们最早在神话、传说中出现,后来成为童话中最常见的形象类型:有知晓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的魔镜、采集各色云朵来编织云毯的七仙女、能让阿拉丁实现愿望的神灯、帮助灰姑娘参加舞会的神仙教母,还有形形色色的女巫、精灵、鬼怪等等,可以飞天,可以遁地,可以隐身,可以变形。这类超人体童话形象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借助幻想创造出来的,直接反映了人类童年时代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寄托。而现代童话中的超人体童话形象,融入了更加独特的现实意义和审美意趣,如为正义而战的哈利·波特、象征着人类无限贪欲的魔戒。即便是传统的巨人、女巫、精灵,已不再生活在遥远的从前,也拥有了现代人的思想和感情,如达尔笔下的为孩子吹梦的慈善巨人、普雷斯勒塑造的要消灭邪恶女巫的善良小女巫,等等。

当然,不管是传统童话还是现代童话,都还有一大形象类型:常人体童话形象。这类童话形象尽管是生活中的本来面目,作为普通人而存在,但由于身处童话的幻想世界而表现出与常人的差异。有的常人体童话形象在作家安排下和超人体童话形象一起经历惊险奇异的事情,如《宝葫芦的秘密》中的王葆、《渔夫和金鱼》中的老渔夫。有的和拟人体童话形象一起活动,如小红帽、骑鹅旅行的尼尔斯。虽然他们是以常人形象出现,但经过作家的幻想处理,已不再是现实的常人,而有着奇异的非现实的经历。还有的常人体童话形象貌似没有发生惊险奇异的故事,但他们的思想、行为同样被作家进行了幻想化处理,使他们既有异于真实的常人,又在本质上具有真实可信性。如《皇帝的新衣》里装腔作势、虚荣虚伪

的皇帝及臣民、豆蔻镇上那些带有儿童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居民和强盗等等。虽然这些常人体童话形象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中人,看起来与现实完全对应,而且他们的奇特行动都有现实依据,但经过童话作家的幻想处理,让他们在真实中又显得荒诞离奇,甚至远离了常情常理,从而让这些常人也能充满浓郁的夸张色彩,成为典型的童话人物形象。

在艺术幻想的渲染下,童话形象各具鲜明的特征,活跃于童话世界里,使童话充满缤纷的色彩和无穷的趣味。整个童话世界洋溢着无穷无尽的玄思奇想,构成了一幅幅奇异美妙的童话图景,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巧思妙想,营造精彩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童话是对真实生活的一种假定,在假定中求真,先有假设,后有童话。童话通过象征、拟人、夸张等艺术处理改变了真实的现象。”^[3]天马行空的幻想架构起童话世界紧张曲折、扑朔迷离、引人入胜的情节骨架,这是童话让读者着迷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说没有幻想就没有童话,童话的幻想不属于理性现实,但幻想也有幻想的逻辑,在现实逻辑与想象虚构的边界之外制造趣味空间,让童话故事既奇特虚幻,又不致让人觉得是瞎编乱造,而在荒诞离奇中有着它的合情合理之处。这就要求童话尽可以虚、幻、奇,但是却不能脱离生活的土壤,幻想与现实要巧妙融合,才能既不受限于理性与科学主义,又能最大限度享受自由。如郑渊洁《脏话收购站》的创作灵感,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激发出来的。作者目睹两个年轻人因小事而相互破口大骂、脏话连篇,于是一直想以此为题材构思一篇童话却未能成功。直到作者去废品收购站卖废纸,看到收购废品的生动场面,激起了创作灵感,才写成了这篇童话。有了现实生活的启发,再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产生幻想,借助幻想的手法处理题材进而虚构故事情节,于是就有了虚拟的“脏话收购站”这样精彩引人入胜的故事发生。作者通过幻想的虚幻世界,以幻想的情景来反映真实的生活。

同时,幻想还要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幻想虽然迥异于现实,但仍然遵循客观事物的某些发展规律。如《木偶奇遇记》,小木偶之所以能开口说话并且最后能变成真实的孩子,有一个大前提——他是用

“神奇的木头”制作而成。神笔马良能够画什么是什么,除了他拥有仙人赠送的神笔外,与他擅长绘画也息息相关。

除此之外,幻想还要基本符合自然规律。幻想可以不受严格的自然规律的限制,但也不能完全忽视自然规律,否则幻想就会成为脱缰的野马,把童话故事引入瞎编乱造的境地之中。如弱小的兔子从来都只能智胜狮子而不能把狮子吃掉。

当然,作家在虚构奇异的童话故事时,他们所借助的幻想必须符合儿童的思维规律。比起直观地面对现实世界,儿童更容易接受虚构的幻想世界。英国作家詹姆斯·巴里创造了一个永不长大的孩子彼得·潘,和代表着童梦之境的“永无岛”。这岛上既有凶猛的野兽,又有印第安部落,还有可怕的海盗,也有精灵和美人鱼,集结了经常出现在儿童梦中 and 幻想中的童话元素。作者巧思妙想,运用幻想的艺术手法,把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拟人化,给万物都涂上生命的色彩,使故事情节精彩引人,更添趣味性。一方面,童话通过幻想的艺术让知识经验还不丰富的儿童更容易理解和阅读;另一方面,童话的幻想中融合了儿童丰富的内心世界,儿童有了美好的幻想,童话就能更好地满足他们的情感和理想的需要。幻想顺应他们的逻辑思维使虚构的故事得以合乎情理的发展,这样读来童话奇幻的故事情节也会觉得合情合理。

童话故事创作的“奇妙”原则,注定了故事情节有很强的虚构性,顺应了儿童爱幻想的天性。童话是儿童想象力的源泉,只有符合儿童的思维规律,才能让小读者虽然明知童话故事是虚构出来的,依然兴味十足的接纳它,感受幻想的魅力。

(三)神思梦想,体现出人类的童年精神

童话立足于现实的幻想性,除了给小读者带来异彩纷呈的童话形象、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还让小读者在美丽的幻境中感受美好的童年情怀。“童话的发源地是每个人的‘纯真的心境’。每个现代人如果能够稍稍摆脱生活里的‘现实’,追求生活里较有永恒性的‘真实’,那么,‘纯真的心境’就会出现,童话也就在他的心里诞生。”^[5]童话能唤起人类深埋心底的一种渴望,这渴望实际就是活跃在童话世界中的儿童与成人的童年梦想——这就是童年精

神。童年精神中最为重要的基本内容,就是真、善、美。现代童话主要以儿童为主人公,永远享受童年乐趣的彼得·潘就是儿童的代言人。彼得·潘不愿长大,他富有探险精神和自由性格,在他的身上永远闪烁着童年精神的光芒,集儿童的游戏精神和成人的童年情结为一体,所以无论是儿童读者还是成人读者都是如此地喜爱他。

儿童阅读童话特别是现代童话,就等同于通过童话这一桥梁在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之间自由往返,有时甚至可以完全沉浸在幻象之中,尽情享受童年岁月的欢乐。有些童话故事的主人公尽管是成年人,但因为作者巧用幻想手法,让童话故事充满了幽默意识和游戏精神,使这些成人也富有儿童情趣,表现出儿童的天性。如挪威艾格纳的经典童话《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德国作家凯斯特纳的《5月35日》,都是作家神思梦想,用儿童游戏性思维来构建出神奇的童话世界,让儿童在幻想中放飞心灵,让成人重温美好的童年梦想。最能充分体现人类的童年精神的文学载体也许就是童话,童话把欢愉的幻想、神秘的色彩和真切的现实结合起来,充分地体现出人类的童年精神。儿童通过阅读童话张扬童心,成人则在童话中追寻已逝的童年。人类永恒的童年精神把儿童和成人连接了起来,使童话成为儿童与成人共享的梦想家园。

三、以幻想的外壳展现真实的世界

我们都知道,任何艺术形象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童话创作中,幻想与现实虚实相生、亦幻亦真,现实与虚幻的高度融通,让童话故事具有以虚写实,以幻显真的独特艺术魅力。

文学艺术不是抽象的概念,需要以现实为依托。幻想作为童话的核心,并不是无本之木。如前所言,童话中所展现的幻想画面,都是扎根于现实生活这块肥沃的土壤之中,并在现实的基础上不断成长和发展。实际上,童话就是借助幻想的艺术去表现生活中某些事物的本质或是突出事物的特点。就像《皇帝的新装》中两个骗子深谙人性的弱点,用并不存在的衣裳骗得皇帝的信任,还让堂堂皇帝赤裸裸在街上游行,可谓荒唐可笑。安徒生借助夸张的幻想使童话更添幽默讽刺的意味,而童话最后安排一

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说出了真话,让读者回到现实的逻辑当中。安徒生把极度夸张的幻想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读者在虚构的童话故事中感受到童话的真实感。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对童话形象的刻画也是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幻想处理,让童话形象充满诙谐、讽刺的趣味性。童话中那位极爱臭美、总以为自己长得很漂亮的鳄鱼小姐的形象,可谓完美地把幻想的假和现实的真结合了起来。作者扣住了鳄鱼小姐的女性特点以及鳄鱼的物性,在符合生活逻辑时又注入童话的夸张虚幻色彩。物性与人性和谐统一,刻画出来的鳄鱼小姐自然也就成为典型的童话形象。作品中,幻想的假与现实的真高度融通,让童话形象体现出真真假假的趣味性,既有幻想的神奇性,又有现实的真实性。不对现实生活进行直接描绘,而是借助幻想去虚构“假中有真”的童话故事,塑造“真中有假”的童话形象,以幻想的外壳展现真实的世界,间接地反映生活,这就是童话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特点。

优秀的童话不能只有奇妙的幻境,它的奇幻必须有现实依托,与现实生活高度融通,即幻想中有现实,现实中有幻想。虚实相生,亦幻亦真,才能使儿童在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自由往返后,在喜欢幻想、追求刺激的心理得到满足后,通过“假”的想到“真”的,从童话虚拟世界回到真实现实生活。著名作家罗芙汀的代表作《多立德医生》写于1920年。当时的美国社会贫富悬殊,人们迫切地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拜金主义盛行。虽然现实社会物欲横流,但多立德医生与动物们组成了没有金钱的贪欲、利害的冲突的童话境界。在这个童话境界里,只有相互间的爱与帮助。在《多立德医生》中,作者对多立德周围人的言行描写都是写实的,而对多立德与动物们的言行、情感的拟人化描写,则是虚幻的。幻想故事与现实故事合理地交织在一起,同时向前发展,在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同时也增加了童话虚实相生的艺术魅力。可以说,童话佳作无一例外不是把现实的真和虚幻的假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透过虚拟的幻想世界,从而窥见真实的社会人生。

正如孙建江在他的《童话艺术空间论》中认为:“事实上当童话作者将写实部分放进童话作品的时候。所谓的‘实’已不是原来的那个实了……从创作程序上看,写实首先是为了达到总体的虚,然后才

是怎样以总体的虚去反映实(现实),并非写实是为了直接去反映现实。”^[6]这可以说是童话创作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则。特别是现代童话,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不再泾渭分明,两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乃至消失。现代童话创建了《魔戒》作者托尔金所谓的“第二世界”,打通了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幻想直接介入现实,现实直接与幻想衔接,形成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同时并行、交错存在的双线结构。童话在并行的两个世界中取得沟通和平衡,让读者在幻想世界驰骋想象刺激历险的同时又能触及现实问题。现代童话总会出现合理地链接幻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媒介,如《纳尼亚传奇》的魔橱,躲避战乱的兄妹们不经意间打开魔橱,就由现实世界进入了虚拟的冰雪王国,最后又经由魔橱从冰雪王国回到现实。《哈尔的移动城堡》那带着指针的门,能把小读者带往四个不同的世界。《哈利·波特》也是以现实世界连接魔幻世界为舞台背景,哈利·波特经由 $\frac{9}{4}$ 站台,可以自由地在现实世界和魔幻世界间穿梭,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奇异感和新鲜感。而在魔法学校里,作家构筑了一个复杂完整的虚幻世界,这个世界有着众多的层次,它由妖精、小精灵、巨人、马人、普通人和巫师等共同构成,无疑掌握了魔棒的巫师们是最有力量的层次。哈利·波特经过千难万险,最终战胜了伏地魔,成为了胜利的英雄。《哈利·波特》让读者们享受了一场幻想的盛宴,作者用与现代生活同步的叙述节奏进行着富有瑰丽幻想的童话创作,深刻地为我们诠释了世界与人生难题,诠释了“爱才是真正的魔法”的主题。现代童话打通幻想与现实的界限而创建出的“第二世界”,让读者充分体会到了“似是而非”的审美特质。

青年作家余梅溪说:“好的童话无一例外都与社会现实进行着交织,但童话毕竟是童话,它有着对美好的虚构,这又建立了其与现实对立的幻界。”^[7]童话的虚幻本质,让童话可以超越现实,体现出与现实对立的一面,也更好地满足小读者的愿望。《雪女王》中男孩的心被冰冻住,眼里有着罪恶的镜子碎片,而拯救他的是女孩格尔达的热泪。《魔戒》中那枚象征着现代物质文明与人类欲望的陷阱的魔

戒,被主人公弗罗多历经千辛最终扔进火山得以销熔。作者通过童话的幻境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的憧憬。童话与现实的交织还表现在童话能够诗化现实。被称为“童话法规制定者”的诺瓦利斯就认为童话中非现实逻辑的梦幻世界是“诗之诗”,可以引领人们丰盈精神世界。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幻想是童话创作的核心,本“真”是童话幻想的基础和前提。童话天马行空的幻想契合儿童的“泛灵观念”,符合儿童的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但幻想又立足于生活,现实是童话的生命根基,作家用超现实的童话故事,间接地反映现实人生。童话有了幻想,就可以越过现实的“高墙”,不用受限于现实,可以突破自然物性,越过自然力,自由自在地翱翔,去探索和创造美好的童话世界;童话通过幻想进行夸张描叙,张扬童话的游戏性和趣味性,符合儿童的求奇思维和求趣情感心理;在童话里,现实的“真”和幻想的“假”和谐统一,幻想世界源于现实世界、又折射现实世界。童话从“真”的生活出发,通过“假”的幻想处理,以虚写实,以幻显真,借幻想的外壳展现真实的世界,充分展现出童话幻想虚实相生,亦真亦幻的艺术魅力。可以说,没有创造性的幻想,就没有童话的创作。

[参考文献]

- [1] 奥兰斯汀. 百变小红帽[M]. 杨淑智,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6.
- [2] 杨佃青. 张天翼模式论[J]. 浙江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6):89-92.
- [3] 陈子典. 新编儿童文学教程[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19.
- [4] 任佳佳,王英. 用童话重塑历史真实——托尔金的《霍比特人》与英国奇幻文学传统[J]. 时代文学,2015(5):99-100.
- [5] 林良. 认识童话[M]. 台北:天卫文化图书有限公司,1998:28.
- [6] 孙建江. 童话艺术空间论[M]. 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12.
- [7] 余梅溪. 童话与现实的交织和对立——由《安徒生童话》引发的思考[J]. 才智,2014(35):312.